

家乡的味道 鲁迅的味道

□沈嘉禄

地蒸了一碗。

霉干张颜值不高,骨子不硬,其价值主要通过气息与味道来表达。那是家乡的味道、鲁迅的味道,复杂、刺激、浓烈,排他性很强。在它面前,一桌食客被分成两派。

霉干张是益生菌、大豆制品与时间的天作之合。它可控地让食物霉变,从而产生个性强烈的风味,是古越先民对中国烹饪的杰出贡献。我曾经在绍兴柯桥一家饭店里吃过一道名菜:臭三宝。海菜股、霉干张、臭豆腐在了一口砂锅里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那腾腾热气让我甘之如饴。据说上海新开了一家绍兴菜馆,那里有霉干张蒸臭猪脑,有空要去品尝一番。

春节前夕,同为会稽后人的西坡兄特意网购了崧厦的霉干张、臭豆腐和海菜股给我,对我迅速从流感中恢复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或许,心理安慰的效果更佳——请你吃霉干张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绍兴作家陈荣力则告诉我,绍兴的霉干张以崧厦镇出品的为最佳。一百多年前,绍兴崧厦人登陆十六铺,在老北门一带开了许多钱庄,将金融业做得风生水起。1944年,浙江劝业银行大厦在上海青城路落成,银行与右侧的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之间有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路尚未命名,浙江劝业银行的崧厦籍金融家裴云卿、裴正庸等人便具文呈请上海市政府将此街道命名为崧厦街。世事沧桑,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条小路被讹传为松下路,不知情者还以为是日本企业出资冠名的呢。

陈荣力有一篇文章叫《越地绝味霉干张》,他写道:“在众多的豆制品中,霉干张恰如一株植物,直到下锅食用前,它一直都在变化、生长。这种与空气、光线、水分、温度以及诸多微生物融合、催生的变化、生长,既具不可言说的神秘,又蕴天工开物的灵气。而这种神秘和灵气,正是一味菜品成为绝味的神奇与美妙。”这文字满满的绍兴味,像霉干张一样叫人回味。

米苋梗居多。海菜股浇老菜油蒸熟后臭气冲天,若邻居中有掩鼻而过者,我要说声抱歉,但更想请他们品尝。揀一段海菜股咬住,其壳硬而肉酥,稍作吮吸,“小青龙”直扑食道,就算咽喉被烫痛,也含而不吐。臭鲜至味,可杀糙米饭一大碗。

我遇到许多人自称能吃海菜股和臭豆腐,但对霉干张不敢恭维。检验是不是真正的绍兴人,霉干张可能是唯一标准。

我近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十年居上海——鲁迅之日常”文物档案展览时,对一块文字说明特别感兴趣。那是许广平在文章中写的:他愿意简单地吃碗蛋炒饭。回去后我找到《回忆鲁迅在上海》一书中许广平的文字:“蟹壳黄”之类的烧饼,更是他的爱好品,也时常买一些来请客吃。嫩的黄瓜,也是他当水果吃的嗜好品,他爱那爽脆夹些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他欢喜吃新鲜的东西,不赞成绍兴人的腌菜、干菜、鱼干等等的制品……但是,他对于绍兴的臭豆腐、臭干张(豆腐的薄片)等,这些臭东西却又爱吃的,而且我也学会了。”

我读过好几遍《鲁迅日记》,在关于上海10年的记录中,他经常收到家亲戚寄来的黄鱼鲞、霉干菜、越酒等,说明霉干菜也是他的最爱。而且,周家的霉干菜烧肉是根据大先生的嗜好加辣椒的。周海婴能够吃霉干菜,便喜出望外地写信告诉母亲大人。

大先生还能吃霉干张,让我更加敬重他。想必在揭锅的这一刻,大陆新村这条沉闷而晦暗的弄堂里,轰烈烈地升腾起一股猛气。

正好,我前几天收到绍兴作家朋友胡圣宇送来的两包霉干张。还等什么,我马上打开,加开洋和肉糜,依老法浇老菜油,很隆重

我系绍兴移民二代,从小吃惯家乡菜。

吾乡风物,多为霉、臭、干、糟、醉。每年入伏以后,我家餐桌上必定会有三家家乡菜。一是霉干菜汤,霉干菜与滚刀丝瓜块共煮,不必加盐和味精,起锅后淋几滴麻油。我觉得放凉以后味道更佳。绍兴乡人忙完田头河边的农事,回家后喝一大碗,暑气顿消。有时母亲看我胃纳稍差,就会煮上一碗,所以我至今还昵称它为“还魂汤”。霉干菜加地蒲(俗称夜开花)或加番茄同煮,味道同样鲜美。要是有一把绍兴虾干——绍兴亲戚送来的虾干极大,空口吃极美。前不久在绍兴吃到的霉干菜面疙瘩汤就是加番茄烧的,我可以吃一大碗。

二是咸鳊鱼,腌制后晒干的鳊鱼,在浙江人口中叫咸鳊鱼,以三曝者为隽品。斩半条,加肉糜、加一只咸蛋一起蒸熟,可供一家人享受。夏日的傍晚,咸鳊鱼炖蛋端上桌,邻居见了就要啧啧称羨了。

三是由臭豆腐、海菜股、霉干张等组成的一个方队。臭豆腐的做法可繁可简,清蒸或油炸都是极好的。近年来上海主妇将臭豆腐干切作小块,油煎后加毛豆子炒,用酱油、豆豉及白糖提味,最后旺火收汁,属于海派风格的下饭神器。海菜股是在臭卤中历练过的菜梗,一般以

大家微语

短板与长板

□晨曦

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

●学生时期的评价体系是统一的、标准化的,所有学生一个标准,各科成绩都要好,要避免偏科,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补足短板,就像种田一样,播种、浇水、施肥哪个环节都做到位了,我们的付出足够多了,便会有比较好的收获。

●进入社会后,情况变了,工作不再像种田,而

更近似于航海或航天。这时候每个人的发展显然是个性化的,想在任何一个领域有所发展,都需要掌握专业的技术,工作中用到的是你的专长,而不需要面面俱到。它考验的显然是一个人的长板。

●因此,学生时代的优秀学生,想要在未来工作中有出色表现,那就要彻底转变固有思维,要善于发掘和培养自己的特长,学会展示自己某方面的优势。

谈天说地

风吹沙·展露历史的时空碎片与印痕

□赵德贵

驱车从阜新去朝阳市的凌原,过了建平县界,沿途需要穿越4座隧道,其中有3座冠名“牛河梁”,按1、2、3号分布开来,而另一座隧道的名字已模糊记不清了,或许当时就没有留下些许的印记,我的全部关注都集中于“牛河梁”上面了。

往事何止千年。“牛河梁”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遗址在建平县与凌原市的交界处已静默了5500年。此地发掘出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文化遗存。历史的印痕是连绵不断的,“牛河梁”也并不孤单,在内蒙古赤峰尚有红山后遗址。

乘车在隧道里穿行有穿越时空走向历史的感觉,四周幽暗漆黑,像是在影院里看3D电影,椅子会动,有飞速前移扭曲滑行的轨道,耳畔有呼啸的风声。人此时是会出现幻觉的。黑暗中真切地看到玉猪龙、红山女神头像、龙鸟化石等在空中闪烁着亮光迎面扑来。车出隧道,则瞬间遁形,四散开去,眼前又是明朗的现实世界。可见,历史往往无法与现实同行,大多时候是用

来回顾的。

仲秋时节,是朝阳脆枣成熟收获的时候。想象中,朝阳县杨树湾的枣农们又会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手持长杆在枣树下有节奏地击打树枝收取大枣了。同行的朝阳市的同志告诉,枣的产量有“大、小年”之分,去年是小年枣产量少但价钱尚可,今年是大年产量高但价钱要落下来。想必枣农们的面部表情依然同去年一样的凝重。自古“谷贱伤农”,此刻我又想起来初中时读过的叶圣陶老先生的作文——《多收了三五斗》了。农民不易,农村不易,农业不易,“三农”工作任重道远。

此时,与杨树湾相隔400余公里的本溪小市,随着天气转凉,周边人们慕名前来喝羊汤的场面和氛围有所降温,但有一种水果在路边叫卖,当地人叫“圆枣子”,也有叫“小猕猴桃”的。此果大小如山楂,颜色翠绿,口味酸甜,营养丰富。途中接朋友来电话说他去本溪办事,顺道给我买回5斤“圆枣子”,我被友情感动,我满心

欢喜。

辽西的山貌与辽东形态迥异。由于常年降雨量少,山上树木稀疏,像裸露胸膛的壮汉阳刚孔武。而辽东雨水丰润,草木茂盛,一如黑瀑浓发少女,阴柔婉约。

辽西古属于燕、辽之地,多地地名彰显着民族传承的标记。阜新、朝阳的镇、乡、村名字中,多以营子、家子、杖子等称谓。至于“班吉塔”“乌兰河硕”“敖汉波罗”等地名,大概都是蒙语吧。

在凌原,我们参观了两个新能源汽车项目。项目能落地得益于保存了若干年前握在手里的汽车生产许可证,当地领导管它叫“牌照”,庆幸又自豪地说,要擦亮旧牌照发出新光辉!

过眼的云烟,历史的尘埃。人类社会是注定要大步向前的。风吹沙走,所能留下的无非是时间的碎片和空间的印记,而这些终究将成为现代人类亟须挣脱的历史。不是吗?

一切皆流。你不要太在意……

诚征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要求地域性,正能量,主旋律,原创。不拒草根,不唯名家,作品说话。字数不超过800字。投稿邮箱:lsbwscgh@sina.com

征稿启事

那些年那些事儿

秋果累累

□兰善清

家在十堰城的山脚下,开门便是山,左右也是山。山上,浓荫弥漫四季。

清早,妻子与朋友们攀山回来,衣兜塞满颗颗饱满的板栗。这才发现,春华已然秋实。掏出板栗后,妻子说,走后山还有,再拾些回来。

随即出发。出小区右拐,山岩陡峭,茂林呈东西方向铺展。荆棘杂藤稀疏处,人迹隐隐约约,提示着路径。

松鼠嗖地闪过。手中抱着的是橡子,那是栎树的果实。一群花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头顶飞过,叫声亲切,与小区窗外白玉兰树上传来的声音相似。

妻子拾秋,每年都遇欣喜,我们不由说起了十堰城这些年的生态……如今的十堰,山青水碧,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楼群都掩映在绿浪里。所有的绿都沁着爱。

小区所在的社区,从前是一个村子。如今,村民都去经营门店了,从前的山场果林现在变成了天然林。几年来,野山果自顾自生长,自生又自落。这几年,妻子与朋友们爱上了爬山,意外发现了这些果实。

说话间,妻子指向山那边,说,上那边去看看。那边,是四方山、方山……

又是密林,又是树叶铺着的腐土,一步一翘起。手和脚一起用上。秋阳下,不绝于耳的是婉转的鸟鸣。但见山下车流成河,山上丛林茂密。

藤萝处,妻子喜出望外:“看,猕猴桃!”山果果扬起了秋。葛蔓、香花刺、荆棘簇拥下,垂吊着一排排“小挂件”。山里的猕猴桃个头远小于市场上常见的。这野果先人们并不稀罕,乡亲们世代与它相望而不相知,只叫它“洋桃”。割柴饿了,随手摘几个填填肚子。后来,看到城里人稀罕,便拎到城里卖。

妻子又指向几棵高大的树,说:“山核桃!”青皮包裹着的核桃尚未落地。打下几个,去皮,外壳褶皱如沟壑。要吃到核桃肉,需砸开,再用针挑,针尖从狭窄的核缝里进去,小心翼翼地挑。打几个山核桃回去,做盘手件、核雕都可以。

回去吧!可妻子仍余兴未尽,说,上方山看看去,张姐在那儿摘到了山枣。野枣已饱满,指甲盖儿大小,零星地藏在锐利的刺间。个别的已半边嫣红,落口脆甜。

间或有几棵柿树。树梢,柿子浅红,喜鹊、八哥上蹿下跳啄食,又不住嘴地欢实地叫,好似在向我们报告,已先我们一步来了。靠近一棵,只见水桶样的蜂包,高吊在树杈上。黄蜂进进出出,嗡嗡响。我们望而退却。

一面山坳上,长满山竹,满地都是笋叶。艾蒿成片,荡漾着浓浓的草药味。再往前走,还有山楂、山菊、火棘、青檀、五倍、丹枫、铁线蕨、土漆树……拾秋城中,看秋声里各旌风韵。山城秋意浓,我们满载而归。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bwscgh@sina.com联系